

母亲节，不禁想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，那是滋润我们儿女的甜美乳汁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一个秋天的上午，我正要下楼出去和小伙伴下象棋，就见母亲笑着走进前楼，把手上拿着的信递给我，对我说“给我念信”。

我从信封里抽出信，母亲在我面前坐下，笑着倾听。

这是我两个哥哥从云南农场写来的信，我记不得了具体文字，但大意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：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们收到了同事带来的咸肉和豆腐，还有母亲亲手做的月饼，味道是甜甜。我们在中秋节烧了咸肉汤，看着月亮吃月饼。我们把咸肉汤喝个够，还用舌头在碗的四周舔了又舔……

我念到这儿，母亲笑了，笑得很满意，笑得很灿烂。

我继续念：我们已经半年没有吃肉了，每天都是卷心菜，加点盐，一滴油都没有。今天我们过了一个美好的节日，抬头仰望，月亮是那么圆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我们想念母亲大人特别是母亲。我们在上海过了多少次中秋节，从不知道珍惜，今天尝到母亲亲手做的月饼，味道是那么香甜。亲爱的妈妈，我真想回到你的身边，可是云南西双版纳离开上海太远了，我真想变成飞鸟回上海飞回家……

突然，母亲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，哭得双肩抽动，哭得眼泪从手指间溢流出来。我一时手足无措，就说，“妈妈，你不要哭啊。”

母亲哭了一会儿，掏出手帕擦干眼泪，“我控制不住，你念吧。”

我继续念信，母亲的表情随着我念的内容一会儿沉默，一会儿伤感，一会儿高兴。我总算把三四张纸的信全部念完，然后把信放在桌子上就准备离开，可是妈妈叫住了我。

“你再念一遍。”她语调里有些许恳求。

我大为不解，信不是全念过了吗？

“我还想听一遍。”妈妈说。

我耐着性子又念了一遍，念到某个地方，妈妈就说，“这几句话，你再念一

遍。”当第二遍念完信，我急忙站起来放下信，转身往外边走，小伙伴在等我呢。母亲又叫住了我，我回过回头来，母亲想说什么却有些犹豫。我问，“妈妈，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再再听一遍。”妈妈说。“我还有事，不念了。”我朝外走去。

我走到亭子间门口，突然到母亲的哭泣声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返身上楼，回到母亲身边，说，“我再念一遍吧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母亲擦着眼泪高兴地说。

我又念了一遍。母亲像是口渴的喝足了水，脸上显出一种满足的神情，“你要帮我做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教我用录音机，以后你念信的时候录下来，我可以有空听听。”她说。

“还是我来念吧。”我说。

“好，你去玩吧，我要烧饭了。”母亲拉开五斗橱最上面一个抽屉，珍重地把信夹在一只黑色大夹子里，那里夹着的信已经厚厚一叠了。

持续10年，每月总有二三天上午，母亲只要听见弄堂里传来某一种自行车铃声，就判断邮递员来了，于是兴冲冲地跑到门外，很远地看着邮递员骑车叫着门牌号和收信人姓名过来，母亲没有等到信就说“明天肯定会来”；收到信则很高兴，连声对邮递员说“谢谢”，接着就是我的读信时光。

如今想来，为母亲念信也是一种愉悦是一种幸福。年少时总以为和母亲相伴的时光很多，当我们老了意识到应该和母亲好好相伴的时候，才发觉已经没有了“时候”。母亲在的时候，儿女无论走得再远，总是走不出母亲的牵挂；母亲不在的时候，母亲是儿女此生走不出的怀念。岁月不老，母亲会老，和母亲的温暖相伴相依，成为我们回不去的过往。母亲去世经年，可她听我念信时的那种期待和满足的表情历历在目，母爱永远散发着一脉沁香的温柔。

想起为母亲念信的时候

柯兆银

与美食相遇

陈春

寻常百姓，不过一日三餐，但求逍遥自在。大楚都两江诸湖沿岸正是美食的江湖，若没有两手绝技，绝无容身之地。日复一日，每个后厨都是一番刀光剑影，有一百双手，就有一百种味道，各有神通难以复制。越是看似寻常的美食，越是高手于平凡处显精奇，武汉凭江而据的堡莱纳，仅凭三招云淡风轻清地就被吃成了江湖传说。

这头一招，人送美号“黯然销魂掌”，洪湖土鸭的迷你小鸭掌，百味鲜香的家传卤汁，小火细卤一个时辰，收干放凉，一个个小小巧巧清爽爽，皮肉柔韧剔透尽显含蓄朴实，夏夜里小酒一盅舍它其谁，咬下一截舌尖细细品味，但觉柔情蜜意心领神会。

第二招“绝味蜜汁鲫鱼”，肉质鲜嫩紧实的活鲫鱼，切块用秘制汁料腌制三个时辰，中火煎炸至外皮焦脆，再下十多种配料焖烧，收汁起锅。夹起一瓣鱼肉爽滑入口，回味间已然神魂颠倒，但觉天下已无鱼。

第三招“千娇百媚头牌虾”，楚人对虾尤其钟情，擅做擅吃，厨师的强迫症在这道菜上尽显无余。虾只选个大精神，肉质饱满的清水虾，洗刷除肠去头一丝不苟，滚油葱姜蒜外加独家秘方酱汁，大火爆炒，起盘时虾球浑圆油亮诱人，摆摆的鲜是一个货真料实快准鲜。牙咬处虾壳儿脆而不焦，舌尖起得三两下，肉球儿妥妥下肚。

虽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然只此三招，长江岸边稳稳坐个C位。古时高人雅士得遇美景美人，诗情泉涌，而我等俗人得遇美食方一显才情。在我看来，若以人情世故来看与美食的相遇，那便有的是令人惊艳动容的邂逅相逢，有的是令人感慨击节的相见恨晚。



震泽古镇的春意 (水彩画) 胡军

三月中下旬的那日，从伦敦飞抵上海后，晚间九点许，一到小区门口就被确认告知：我将进入独自“居家隔离”14天期限。明白了：这半月家内每天24小时始终独我一人，大小各房间中仅就我独自个儿纵横。有社区医务专员每日问候与督查着，我是法定不能出门的！

真的“居家隔离”了。待家人亲友同事问候之后，微信通话语音邮件之后，听筒里将返程趣闻绘声绘色了一遍又一遍之后：头三天翠不过时差那就没日没夜地舒服昏睡；五天起有些体验周遭空无一人的落寞；一周后无人搭腔竟有点看书弹琴追剧入味索然；十天了有点百无聊赖并疑惑自己一副好嗓门会否废用性忒忒？再往后就不时伫立窗口“看看野眼”眼热眼热路人甲路人乙来来往往的那份自在……一件睡袍么从早穿到晚再也不换别它了。

这段“颓惰”状态的结束，是在与妹妹的一次电话后——

妹：“依想要吃点新鲜小菜哦？我

得知廖炯模老师离世的新闻时，我正处于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之中，第一时间告诉我此消息的朋友传达了“疫情当前，一切从简，不开追悼会”的家属意见，想到不能亲自送廖老师最后一程，不禁悲从中来。

我既不是廖老师的学生，也不是他的亲属，更不是他的同事和同行，但我们有着深厚的情谊。

最早接触到廖老师的是他的电影海报，当然，我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，虽然父亲杨可扬从事美术工作，但我并没有学习绘画，对这些电影海报感兴趣只是我源于喜欢看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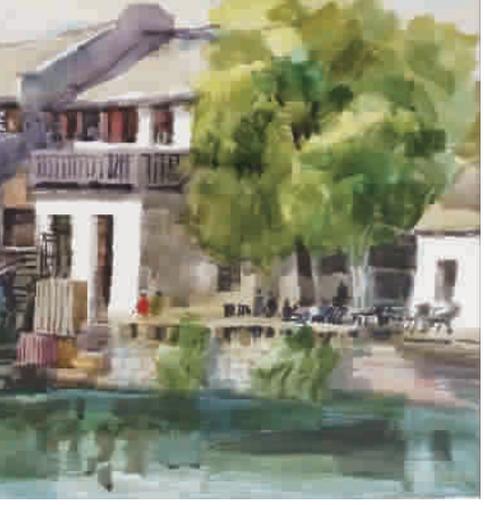
影，至于这些画的作者是谁，并不知道。

1973年，我父亲因为同意出版《门采尔素描集》，又一次受到批判，从美术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被调往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当教师。父亲生性诤言，让他走上讲台，勉为其难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恼。就在此时，父亲遇到了一位知己，他就是廖炯模老师。那年，廖老师从辽宁鲁迅美术学院调到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，他们成了同事。廖老师比我爸小18岁，但他对我爸一直是父亲般的尊重和爱戴，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比我爸小20多岁。他们俩性格迥异，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却相当一

致，有着不少共同语言。在戏剧学院的一年里，我爸在廖老师的开导下，渐渐走出了苦闷的情绪。廖老师经常到我们家来，从那时起，我认识了廖老师，也知道了那些脍炙人口的电影海报就是出自他之手。

我父亲在戏剧学院只工作了一年时间，离开戏剧学院后，廖老师更是成了我们的常客。大约是1978年，当时的我经历了上山下乡，虽回到了上海，有了工作，但已然成为大龄剩女。当年廖老师来我们家，与我父母说起我的事情，他很热心地张罗起我的事情来。他说他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，不妨让我们接触一下。当年廖老师调入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工作，托他的老师——雕塑家唐世储和东璧，向时任美术系主任的廖老师推荐，而东璧正是廖老师在鲁艺时的学生。张子虎的画作那年也正好入选了全国美展，廖老师看了张子虎的档案材料，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人，于是张子虎便走进了我的生活。虽然后来张子虎的单位不放心，他没能成为廖老师的同事，却成了我的丈夫。

说来也巧，廖老师的太太夏老师不但与张子虎同乡，也是张子虎父亲的单位同事。这样，我们的关系就更亲近了一层。



震泽古镇的春意 (水彩画) 胡军

前很少网购而迅速融入了网购一族，从生疏到熟练，频繁地从手机上某马、某宝等APP里开始了买买买。

一么，每日三餐的“一人食”我坚守像模像样的荤素搭配必有汤，网购的鱼虾鸡鸭猪牛频换；二么，寂寞让我宵夜不能从简，网购来的一众花式零食，惭愧着享用着，置“身段”于千里之外；三么，当然也网购了南渡北归、明朝那些事儿、石黑一雄、爱丽丝漫游等喜爱书籍；四么，日常物件小到针头线脑（各色缝衣针线）、重要至医用口罩（英伦口罩仅1只1只时，我沪上“块把1只”网购100只汇给孩子防疫救急），另哈哈故官口红、北海道饼干、儿时蜜枣柿饼沙琪玛等，不时选购妥—移动支付—快递小哥送至家—悬挂门把手柄上。我们的联络“暗号”是：事先手机通知，咚咚咚三记敲门、小哥撤离，我开门收货、随之

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张照片，出自2019年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湖北专辑。在被规划为三峡库区的湖北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，一个即将告别自己故乡的男子坐在路边，背篓里装着一棵家门口的桃树。那株仍在盛放的桃花，被他身后土黄色的墙映衬得格外脆弱娇艳。有人质疑这是摆拍，巨大的桃枝让人不难判断出桃树根系的大小，恐怕很难装到背篓里去。而我并不想分辨那究竟是抓拍还是摆拍，只担心那一树桃花后来是否得到安置。

村上春树的随笔集《无比芜杂的心绪》中写过一桩开爵士酒吧时的小事。酒吧的常客中有位美国人，总是和一名女子相伴而来，要求播放比莉·荷莉黛的唱片。一个深夜，这位熟客在比莉·荷莉黛的歌声中，坐在吧台角落的座位里，用两只大手捂住脸，静静地啜泣起来。此后他再也没出现过。村上先生说他很遗憾，当时未曾郑重地与他告别。

年初看到英国的哈里王子夫妇宣布退出王室的新闻，不由得想起黛安娜刚去世时的两位小王子。据说他们虽年幼，却已学会了保持冷静和王室成员应有的尊严和仪态，只是在母亲的葬礼上听到《风中之烛》这首歌时仍然落下了眼泪。当时我曾黯然地想，无关人等都只是唏嘘片刻，而幼小的孩子此后要如何默默吞咽心底孤苦无援的感受，即便贵为王子也于事无补。多年后看到这则新闻，心里感慨当年破碎的故事有了一个分支，戴妃感性、不受拘束的天性，仿佛在哈里王子的身上得到了延续，支持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人生路。

村上的酒吧故事也有意想不到的后续情节：一年多后一个寂寥的雨夜，女子独自前来，一边喝酒一边告诉他，那男子已经回美国了，以往他只要想起故国的亲人，就会来这家酒吧听爵士。前几天他写信给她，让她代他到这里来听听比莉·荷莉黛。

廖老师的艺术成就除了油画、水彩、水粉以外，书法也是自成一体，非常有造诣。刘海粟先生曾在1979年时给我父亲写过一封长信，堪称一幅书法长卷，我父亲十分喜爱，托人装裱成轴卷，卷首便是廖老师苍劲的四个大字“海粟书信”（这幅长卷我父亲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），前年春节，我托人将此长卷制作成高仿真作品送给了廖老师，他非常高兴。

2010年我父亲去世时，廖老师甚是悲痛，在参加追悼会之前，亲自到我家送来了他写的挽联“德辉风范泽乡里，光前裕后垂竹帛”，而且写了两张。他关照我，喜欢哪一张就用哪一张，可见他对此事的认真。

2014年年底，张子虎不幸病逝，廖老师和夏老师不顾年老体弱，到我家来看望安慰我。自父亲和张子虎去世后，廖老师夫妇仍然与我保持了密切的联系，让我倍感温暖。我有了孙子以后，他们也非常高兴，说：我们是看着小彪越长大的，没想到他现在也做了爸爸了。

廖老师和我爸一样，一生低调，他也是在八十多岁才开了个展。在展览会开幕之前，尽管我不是他的学生和同行，但他仍郑重其事给我打来电话并寄来请柬，我感到万分荣幸。开幕式那天，看着那么多前来祝贺的同事、朋友、学生，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

我和廖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3月底我孙子的周岁生日宴上，那时他精神还好得很，生活也充实得很，我记得他下午还要赶去参加一个会议。

后来，我忙于照顾孙子，忙于各种杂事，就没有去探望廖老师，心里想着春节前后无论如何也要去廖老师家一趟，没想到，他就这么走了！

他是我心中慈爱的大哥，永远的老师，尽管我从来也不是他的学生。如今他走了，但他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一直萦绕在我耳边，我还曾经为他没有从事歌唱艺术而遗憾。他说过，他喜欢音乐，从小在鼓浪屿长大，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。我相信天堂里永远有天使的歌声，廖老师，您安心地去吧！

廖老师和我爸一样，一生低调，他也是在八十多岁才开了个展。在展览会开幕之前，尽管我不是他的学生和同行，但他仍郑重其事给我打来电话并寄来请柬，我感到万分荣幸。开幕式那天，看着那么多前来祝贺的同事、朋友、学生，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

我心中慈爱的大哥走了

杨以平

其后



潮流的“嗨”劲儿，我能懂一点了！相机升级换代，是摄影爱好的小欢喜，也让父子间有了更多共同话题。

称心遂意乐淘淘 责编：龚建星